

◎ 温奉桥 主编



文学的医心

—— 毕淑敏作品研究及其他



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
CHINA OCEAN UNIVERSITY PRESS

文学的医心



——毕淑敏作品研究及其他

温奉桥 主编

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

· 青岛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学的医心:毕淑敏作品研究及其他/温奉桥主编.

—青岛: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11.10

ISBN 978-7-81125-850-9

I. ①文… II. ①温… III. ①毕淑敏—小说研究—文集②中国文学:现代文学—文学研究—文集③中国文学:当代文学—文学研究—文集 IV. ①

I207.42-53②I206.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95397 号

出版发行 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

社 址 青岛市香港东路 23 号

邮政编码 266071

出版人 杨立敏

网 址 <http://www.ouc-press.com>

电子信箱 huazhang_china@hotmail.com

订购电话 0532-82032573(传真)

责任编辑 张 华

电 话 0532-85902342

印 制 淄博恒业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1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成品尺寸 185 mm×260 mm

印 张 16.5

字 数 375 千字

定 价 30.00 元.

目 录

上 编

死亡·尊严·人性

——毕淑敏小说漫论 温奉桥(3)

如何追求精神的高度

——毕淑敏小说的几点随想 张志忠(10)

崭新的维度与异域的陷阱

——论毕淑敏《蓝色天堂》的范式开拓与审美缺陷 赵树勤(22)

向死而生,转身来爱

——从终极关怀的维度谈毕淑敏的文学创作 周建彩(29)

毕淑敏医学视景下的身体书写和女性语言 王新惠(32)

文学的另一种“现代启蒙”:毕淑敏写作意义略论 郭剑卿(37)

论毕淑敏小说的超越性与限定性 帅 震(42)

“毕氏厨房”与心灵鸡汤

——我观毕淑敏散文 梁向阳(47)

毕淑敏作品的传播与接受 周志雄(51)

毕淑敏长篇小说的共性解读 张立群(58)

“后英雄”时代的理想主义写作

——毕淑敏与后新时期中国文学 马春花(66)

生命在行走中绽放

——读《蓝色天堂》 欧阳霞(73)

毕淑敏小说女性的困境与女性意识的超越 王淑芳(75)

在“现实主义”与“女性文学”之间

——重估毕淑敏小说创作 毕绪龙(80)

参透不可逾越 放下得大自在 郦敬新(86)

敬畏灵魂 凝视身体

——论毕淑敏的叙事伦理 陈金波(91)

论毕淑敏小说《血玲珑》中的生命意识 颜 娜(97)

论毕淑敏小说的伦理叙事

——以《血玲珑》为中心 王海燕(101)

医者圣心

——浅析毕淑敏人生经历对其散文创作的影响 马闪闪(105)

毕淑敏散文中的女性理想	徐珊珊(108)
解读毕淑敏散文中的女性关注	朱翠翠(111)
浅谈毕淑敏散文中的女性话语特征和女思考者的建构	李沫(116)
论毕淑敏《红处方》中对生命意义的思考及幽默语言艺术风格	王兵(120)
毕淑敏的中小学教育观	曹鸿鹤(124)

下 编

谈谈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经典性阅读	黄万华(129)
“父”之缺位与“时代孤儿”的道德困境 ——东西的《耳光响亮》、《后悔录》与后传统时代的寓言化写作	耿传明(137)
从《小城三月》看萧红的创作个性 ——兼论其对当前文学创作的启迪	贺仲明(144)
新世界背景下“新生代”作家为何叩问经典意识 ——以徐则臣、甫跃辉小说为例	徐妍(149)
当代文学的新乡土叙事 ——以《陈奂生上城》、《活着》、《秦腔》为例	韩鲁华(155)
如何“透视主义”地透视鲁迅 ——对文学史述史中鲁迅评价的反思	贾振勇(164)
孤独的先锋 ——兼谈“青春叙事”赋予“文学深圳”景观存在的合理性	王素霞(169)
农民工书写的文学焦虑与叙事伦理	江腊生(176)
抵抗现代性的寓言 ——重读韩少功的《马桥词典》	张伯存(183)
《古炉》的哲理化视角及其对“文革”题材小说创作的推进	韩蕊(188)
现代文学语言的生成渊源新论	王平(194)
镜像自我与语言建构的主体 ——1990年代以来小说叙事的认同危机	王金胜(203)
中国新文学作家侠性心态的生成	陈夫龙(218)
论中国当代文学创作的理想追求	郭玉生(230)
试论中韩教科书中的阿Q	〔韩〕李佳恩(235)
由俯视到平视 ——二三十年代中国现代文学叙事视角的一种考察	周红燕(240)
论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	张欣(248)
编后记	(254)

上 编



死亡·尊严·人性

——毕淑敏小说漫论

温奉桥

毕淑敏的名片很独特,是蓝色的。蓝色是大海的颜色,天空、天堂的颜色(毕淑敏有本书就叫《蓝色天堂》),生命的颜色,同时,也是医院病房的颜色。在这个蓝色的名片上,毕淑敏赫然标着:一级作家、主治医师、文学硕士。同时,我也注意到,几乎在所有的“毕淑敏简介”中,这三个“角色”都是不可或缺的,这说明,毕淑敏相当重视自己这三重身份,其实,这正是毕淑敏的独特之处。在当代,作家很多,但同时是医生/心理师的很少;医生/心理师很多,但同时是作家的很少;在这很少之中,毕淑敏成就了她的唯一。毕淑敏说:“这个世界上,有三门主要以人为研究对象的学问——医学、文学、心理学,蒙命运垂青,我一涉足。”^①可以说,作家+医生/心理师=毕淑敏。王蒙将毕淑敏誉为“文学界的白衣天使”,是很恰当的。

毕淑敏在一次演讲中说自己更像文学队伍中的一个“异类”^②,毕淑敏的“异类”源于她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生经历和独特的文学创作。毕淑敏的小说创作,大体分两个阶段,从1987年发表处女作《昆仑殇》始,到90年代前期是第一阶段,代表性作品有《昆仑殇》、《补天石》、《阿里》、《藏红花》、《君子于役》、《伴随你建立功勋》等;第二阶段,大体从短篇小说《女人之约》开始至今,代表性作品有《教授的戒指》、《生生不已》、《预约死亡》、《最后一支西地兰》、《红处方》、《血玲珑》、《拯救乳房》、《女心理师》等。这前后阶段的创作,无论从小说题材还是风格类型而言,都有较为明显的区别。当然,更有一以贯之的东西,那就是对死亡、尊严、人性的思考。

一、死亡

死亡构成了毕淑敏小说的最重要主题。毕淑敏的文学“出场”,带有横空出世的味道。1987年《昆仑殇》裹挟着奇异的喀喇昆仑山的风雪,一下子震撼了文坛,就连刊物的编辑也被《昆仑殇》“磅礴的气势和沉重的主题所震撼”^③,以至于怀疑这篇小说是否是毕淑敏写的,因为他们不相信一个女作家能够以如此平静的心态和笔致面对和书写死亡。其实,这正是毕淑敏向文坛展示的第一副面孔。11年的军旅生活和22年的从医经历在很大程度上

① 毕淑敏:《不言放弃,只是暂别》,《我的五样》,江苏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137页。

② 毕淑敏:《文学与人生》,温奉桥主编《中国当代文学演讲录》,齐鲁书社2011年版,第247页。

③ 毕淑敏:《文学与人生》,温奉桥主编《中国当代文学演讲录》,齐鲁书社2011年版,第250页。

上决定了毕淑敏创作的整体风貌和价值取向。在毕淑敏的人生经历中,曾有 11 年的时间每天面对着喀喇昆仑山亘古不变的冰雪,异常艰苦的生存环境,使毕淑敏“在花季的年龄开始严峻郑重地思考死亡的问题”^①。无论是作为军人,还是作为医生,死亡都是毕淑敏必须也是最经常面对的课题,“面对死亡简直成了生活的一部分”^②。特别是 11 年的军旅生活,几乎每天都面对“近在咫尺的鲜血和死亡”^③,不知多少次与死神擦肩而过。毕淑敏是中国文学中第一个直面死亡的作家,在世界文学中也并不多见,作为一个作家,毕淑敏写出了死亡的真相,特别是表现了死亡的尊严和某种程度的诗意,这是毕淑敏的最大贡献。我们是一个具有浓烈死亡禁忌的民族,“不知生,焉知死”的古训,使死亡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盲点和黑洞,我们的古人对死亡采取了沉默、搁置、闪避的态度,死亡不可说,不能说,借用《拯救乳房》中的话:“死亡是睡着的魔鬼,大声叫醒,它就暴跳如雷。”我们的文学作品充斥着大量道德性死亡——比泰山还重、比羽毛还轻的死亡——而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死亡。因为,对死亡的描写是不被允许的,因此,在很多文作品中,对死亡大都采取了轻描淡写甚至回避的态度。毕淑敏对死亡书写怀着一种高度自觉,她说:“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今天,对精神的一个如此重要的领域,不去考虑它、不去说它,不是一个现实的态度。”^④毕淑敏在其小说中,第一次以一种平静的心态、非道德化的立场书写了死亡。毕淑敏的《拯救乳房》等后期小说,剥离了死亡的社会学、道德性内涵,展示了纯粹意义上的死亡真相。西方有一门科学“死亡学”(Thanatology),毕淑敏的小说,可以看做中国的“死亡学”启蒙读本。

毕淑敏对描写“死亡”有一种特殊的“嗜好”。海德格尔说,“艺术的本质就是揭示生命存在的真理”,死亡,也是“生命存在的真理”之一,是通向“生命存在真理”的一条幽暗的隧道。毕淑敏从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层面来重新思考和书写死亡,她说:“人的生存是一个向着死亡的存在,……只有对死亡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人才可能更深地把握生命。死亡其实是一切的本质。”^⑤鉴于此,毕淑敏一方面对死亡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兴趣,她在作品中描写了各种各样的死亡,她的小说几乎就是死亡博物馆。书写死亡的“嗜好”,在毕淑敏的小说创作中产生了双重的美学效果,一方面,她对死亡的正视和描写,令人不快、恐惧甚至战栗;另一方面,毕淑敏的死亡“嗜好”又同时把人们引入了一个充满了神秘气息的人性“黑洞”,正如她自己所言:“崇高这块燧石在死亡之锤的击打下,易于迸溅灿烂的火花。”^⑥透过死亡,毕淑敏看到了人性的崇高和美好。

毕淑敏多次说过,“医学是我的童子功”^⑦,医生的角色不但决定了毕淑敏对死亡书写的热衷,而且也影响了她对死亡乃至整个文学创作的写作姿态,那就是某种冷静的近乎冷酷的叙事态度。毕淑敏认为她这种冷静的态度和医生的职业有关,和写过太多的病例有

① 毕淑敏:《毕淑敏文集·哑幸福》,群众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47 页。

② 毕淑敏:《凝视崇高》,《毕淑敏自述人生》,时代文艺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236 页。

③ 毕淑敏:《我的故事》,《毕淑敏自述人生》,时代文艺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5 页。

④ 毕淑敏:《预约死亡》,《生命》,群众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30 页。

⑤ 毕淑敏:《预约死亡》,《生命》,群众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30 页。

⑥ 毕淑敏:《凝视崇高》,《毕淑敏自述人生》,时代文艺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236 页。

⑦ 毕淑敏:《走出白衣》,《毕淑敏自述人生》,时代文艺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197 页。

关——“你见过一个医生在病历里热情奔放、抒情咏叹吗？”^①王蒙认为毕淑敏“有一种把对于人的关怀和热情悲悯化为冷静的处方的集道德、文学、科学于一体的思维方式、写作方式与行为方式”^②，这种写作方式集中表现为她对死亡的书写。我必须承认，阅读《拯救乳房》、《红处方》等作品，特别是《生生不已》中对恶性脑瘤发病、挣扎等的病理描写，曾多次引起我强烈的不适感，我想这种阅读上的不适，一方面源于毕淑敏对癌症、吸毒等病理学意义上的描写引起的生理反应，另一方面更源于我们的恐惧、逃避和拒绝的心态，我们的文学已经习惯了对癌症等疾病的逃避和审美化的描写策略，毕淑敏对死亡的正视和描写，显示了一种科学精神。毕淑敏通过她的小说，建构了一种科学意义上的死亡观念，她既打破了关于死亡的恐惧心态，也打破了面对死亡的虚妄态度。

二、尊严

与死亡紧密相连，尊严特别是死亡的尊严构成了毕淑敏小说的另一重要主题。尊严的主题在毕淑敏前后期小说中有一个衍化过程。她的前期小说包括《昆仑系列》和后来的《女人之约》、《女工》等，所着力表现的是人的生命尊严，《昆仑殇》其实讲的并不是死亡的故事，而是通过死亡的表象阐释“尊严”的主题。“一号”执意在海拔五千公尺以上的高原冻土地带，冒着摄氏零下四十度的严寒，进行冬季长途野营拉练，并徒步穿越无人区。其实，他所挑战的不仅仅是严酷的自然条件以及所谓军人的意志，在其内心最隐秘的角落，促使他作出这一决定的原因是他觉得自己的尊严受到了漠视和挑战，他要通过这种艰苦的自虐式的拉练，捍卫作为军人特别是作为边防部队最高指挥官的尊严。金喜蹦、李铁等人的死，并不完全是被自然的严酷所吞噬，在某种意义上，他们是为捍卫军人的尊严和荣誉而死。《阿里》同样如此。那个“在一团明亮的光明之中，走向那片幽静的水域”的漂亮女战士游星，临死前“很仔细地洗脸洗手，然后换上一身新军装，飒爽英姿”，她的死既是为了保住作为司令员的父亲，更是为了一个军人的尊严。其实，如果稍加注意，毕淑敏在其小说中已经涉及了一些敏感的悖论：尊严和生命。在毕淑敏的诸多小说中，都表达了这样一个事实：尊严是通过死亡得以完成的。“尊严”通过死亡得以体现，这是生命的悖论。可能身为女性的缘故，毕淑敏对女性的尊严似乎格外敏感。《女人之约》、《女工》等，集中表现了日常生活中最普通甚至最底层女性的尊严。只不过与《昆仑殇》、《阿里》等小说相比，毕淑敏在《女人之约》这篇小说中涉及了一个更为复杂和敏感的尊严问题——“坏女人”的尊严。郁容秋是全厂出了名的“坏女人”，因而得了“大篷车”的绰号，虽是普通人家的女儿，却长得“像年画一般艳丽”，“偏巧又生得心比天高”，“想做个出类拔萃的女人”，在一个男性主导一切的社会中，她的命运可以想象，这其实是她一切“过错”的根源。郁容秋费尽周折，用尽一切手段，终于为濒临倒闭的工厂讨回了债，然而她不但没有得到女厂长鞠一个躬的诺言，反而全厂沸腾：“这是‘大篷车’卖X挣回来的钱”。女厂长是郁容秋“最敬佩的女性”，因为在郁容秋眼里，厂长是一个“活得最高贵的女人”，女厂长“不仰仗任何男人，凭着自己的本事，堂堂正正地立在这个世界上”，在讨债的过程中，她找到了一个女人的自

① 毕淑敏：《〈女心理师〉自序》，《女心理师》，漓江出版社2008年版，第2页。

② 王蒙：《作家——医生毕淑敏》，《王蒙文存》（第2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67～168页。

信和价值感，“从未有过这样的神采飞扬，走路的时候腰杆笔直”。她之所以渴望得到厂长的鞠躬，源自她内心深处的“我渴望也光荣一次”的强烈愿望，“我渴望也光荣一次”集中表现了一个背负坏名声的下层女人的尊严渴求。在毕淑敏的小说中，这是最震撼人心的一句话，然而，她至死都没有等到那个鞠躬。这是一个被尊严压死的女人。

毕淑敏的后期小说如《拯救乳房》等则集中思考了死亡尊严的问题。虽然《拯救乳房》的书名，令人瞠目，具有某种效应，但真正的读者还是能够发现作家的苦心：其拯救的当然并不仅仅是“乳房”，而是人的最后的尊严——死亡尊严。《拯救乳房》所着力宣扬的其实就是小说中的一句话：“死亡是宁静和安详的，……死亡是我们成长的最后阶段。”这其实是一个更具挑战性的命题，她挑战的是几千年来所形成的传统文化心理和死亡伦理。毕淑敏说，“在中国，死亡的尊严是个盲点”，她的许多小说写的就是这个“盲点”。道德化的死亡建构的是一种虚假的死亡尊严，即一切的所谓崇高、壮烈、贞洁的死亡，都只不过是一种道德化的美学叙事，而毕淑敏告诉我们的是，即使最普通最卑微的死亡，也具有同样的尊严感。对于个体生命而言，“死同生一样，是人类存在、成长及发展的一部分”。死亡是最后的礼仪，任何的死亡都应该得到平等的尊重和敬畏。

毕淑敏一篇文章名曰《亲自写作》，所谓“亲自”写作，毕淑敏认为就是要写出自己面对世界和人生的“真感受”、“真体验”，包括对于死亡的感受和体验。毕淑敏曾说自己“充满着探索自我的愿望”，为此，她甚至亲自到临终关怀医院去“体验”死亡，与那些行将离世的老人，住在同一屋子，品尝死亡的滋味，在现实层面上做到了海德格尔所说的“先行到死”。毕淑敏说她特别希望通过他的小说传达一个关于死亡的观念：“人的生存就是一个向着死亡的存在”，“只有死亡才是永恒的”，因而，毕淑敏笔下的死亡，一反常态，剥离了死亡的恐惧、不详以及“死亡气息”，赋予了死亡某种尊严和诗意。如《教授的戒指》中对死亡的描写：“高远的天空，有五色的祥云逶迤。金色的霞光从云隙中麦芒般地撒下，将峰峦剪出黛青的绿影。远处有辉煌的屋宇，缥缈的音乐像香花的气息弥漫而来。在莽莽苍苍的白雾之中，有一颗红色的玻珠跳荡起伏。一种像羽毛一样温暖而洁白的的神韵，源源不断奔涌而来，涤荡寰宇。”在《拯救乳房》中写到安疆老人的死：“安疆就这样安静得仿佛空气一般平静地走了。死亡被她演绎成了一泓秋水，在这冬末春初的夜里。”《预约死亡》中：“死亡是轻飘飘暖洋洋的羽毛一般。那个瞬间是飞翔的感觉，一切痛苦都不复存在了，极为舒服。”毕淑敏通过她的小说，不仅唤醒了人们建立一种正确的面对死亡的态度，更重要的是毕淑敏完成了对死亡的诗意书写。

三、人性

休谟说，一切科学都同人性有关。文学对人性的痴迷和执迷超越其他学科，对人性本身的探讨成为文学创作最为持久的深层动力。对人性的思考构成了毕淑敏小说的第三个主题。医生和作家的显著区别之一，即表现在医生更多关注的是人的肉身，而作家更感兴趣的是完整意义上的“人”——探讨人的社会性存在和人性内涵。作为一个医生、心理师，毕淑敏无疑具有更为便利的条件进入人性的深处，探寻人心的奥秘。在文学失却轰动效应的时代，毕淑敏的《红处方》、《拯救乳房》、《女心理师》等小说都取得了某种程度的“轰动”效应，当然，这种“轰动”效应有很多方面的因素诸如小说题材的奇特等，但是，对人性

的深刻揭示是其“轰动”效应的更重要因素。毕淑敏说：“如果不超拔于琐碎之上，文学就丧失了照耀的力量。”^①就毕淑敏小说而言，其超拔的力量却是源于对人性的不懈探讨和深刻表现。

《女心理师》的成功并非偶然，这部小说的魅力一方面源于故事自身的悬念，其实，毕淑敏追求悬念并非从这部小说始，《拯救乳房》中已相当明显；另一方面，则是源于这部小说的人性内涵。《女心理师》在本质性上类似于美国精神病学专家斯考特·派克的《邪恶人性——一个心理治疗大师的手记》，只不过斯考特·派克是通过一个个真实的病例，思考、揭示人性之邪恶，毕淑敏则是以小说的形式通过一个个扑朔迷离的心理案例故事来探讨人性而已。许多读者把这部小说看做心理治疗小说，相对忽视了毕淑敏在这部小说中对人性展开的深层探索。在这部小说中，毕淑敏以其医生的冷静、心理师的耐心和缜密、作家的仁者情怀，从多侧面特别是从人性畸变的视角，观察、展示了日常生活帷幕掩盖下的人性畸态。《女心理师》中的很多故事，其实并非完全是心理病案，而恰恰是人性的丰富超越了人们的经验和想象，因此，我们在这部小说中所看到的其实并不仅仅是心理的畸态，更是人性的丰富和斑斓。特别是小说中大芳和老松的故事，惊心动魄，大芳变态的“宽容”——处心积虑地让自己的丈夫有外遇，并把这些女子想方设法请到家中，让他们在自己的眼皮底下蝇营狗苟——并非完全来自大芳心底遥远的呼喊：你一定要做“大”（大老婆），而且具有深刻的人性内涵。

在《红处方》中，毕淑敏通过简方宁和庄羽这一对立的形象，展开了对人性两极——善与恶、美与丑的思考。简方宁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理想性的人性范式，代表了人性中的神性光辉，是善与美的化身，美丽尊严，医术精湛，热爱事业，热爱生命；然而，最终被阴谋和邪恶所毁灭。庄羽这一艺术形象，是人性恶的化身，是盛开在阴暗人性土壤上的“恶之花”：出身高贵，美貌惊艳，精神空虚，放荡不羁，为追求刺激，沦为毒品的奴隶，其原初美好的人性也随之彻底湮灭。庄羽就像一只黑色的邪恶的蝴蝶，面对简方宁的美丽、善良、尊严，她更加感到生命的绝望，彻底的绝望生长出的是邪恶：“要是有一天，把院长也变成病人就好了。”因此，她千方百计接近简方宁，目的只有一个，使简方宁也染上毒瘾。庄羽的邪恶源于其人性的嫉妒与自卑——我不能变成和她一样的人，她太高尚，太尊贵了。我今生今世，永攀不上。但是我可以把她变成和我一样的人……通过庄羽的形象，毕淑敏深刻地表现了人性的令人战栗的阴郁，抵达了人性冰冷的内核。

《拯救乳房》中由于罹患癌症只有一只乳房的周云若，把玩弄男人当做精神的“荷尔蒙”，她认为精神的性欲可以战胜癌症的痛苦，在一次次的玩弄男性近似疯狂的游戏里，她得到了自我确认——仍然活着，仍然具有女性的魅力——并完成了对死亡的暂时超越，其实，周云若的超越方式表明她已经不自觉地陷入了可怕的人性黑洞无法自拔。因为周云若陷入了巨大的羞愧之中：“从我知道得了乳腺癌那一刻起，我就觉得自己不是女孩了。我变成了不男不女的怪物。”正如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中所言，世俗的成见使癌症“不仅被看做了一种不治之症，而且是一种羞耻之症”^②，乳腺癌则尤其如此，历史上还没有另一

① 毕淑敏：《〈女心理师〉自序》，《女心理师》，漓江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3 页。

② 〔美〕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53 页。

种疾病像乳腺癌一样具有如此的道德方面的内涵,所以《拯救乳房》的癌症患者,都具有强烈的羞耻感甚至罪恶感,在一定意义上,她们不是被作为疾病的癌症所虐杀,而是死于这种比癌症自身不知强大多少倍的强烈的羞愧感。

毕淑敏有一篇惊心动魄的小说,没有引广泛关注,这就是她的《白杨木鼻子》。这篇小说很短,刚六千字,但其包含的巨大的人性内涵,远远超越了它的篇幅。在毕淑敏所有创作中,这篇小说都显得突兀而奇崛。故事很简单:年轻貌美的小茶嫁给了丑陋的木匠老姜,木匠人虽丑陋,但手艺好,且深爱小茶,然而,小茶却不愿为老姜添一个孩子。有一天,当老姜手提斧锯外出而归的时候,看到一个高大俊俏的小伙子,正在吻小茶鼻梁上的那颗痣……于是老姜第一次用推木头的刨刀剃掉了妻子的鼻子,由于教授鬼斧神工的精湛医术,小茶又拥有了她那“像浮出海面的一段象牙,闪着晶莹的光润”的鼻子,然而,面对妻子完美如初的鼻子,老姜表现出的并不是感激和欣喜,而是“双眼时不时露出凶狠的敌意”。因此,当老姜第二次把妻子的鼻子用刨子剃下来的时候,用脚后跟在地上狠狠地碾着踩了一圈,无论多么高明的医生,这次再也不能把鼻子“栽”到小茶那张美妙绝伦的脸上了,从此小茶只能带着丈夫老姜用最白最细的白杨木做的同样美丽精致的木鼻子……老姜从此感到安全了,因为在老姜看来,“没有鼻子的女人,比老母猪还要丑。别人不要,我不嫌”。更让人困惑和震惊的是小茶和老姜二人对待“剃鼻”的态度,老姜剃掉了小茶的鼻子,但不为自己的举动恐惧、悔恨,反而出奇的平静,甚至透出某种自豪和骄傲,当医生问用什么干的时候,他回答说:“用刨刀,剃的。推木头的那种。”第二次“剃鼻”后,面对医生的极端愤怒,他仍平静如初:“是。还是上回用过的那种,我觉着挺好使。”当医生问小茶“疼吗”的时候,小茶竟回答说:“一点也不痛。那刨刀是新磨的,很利。嗖的一下,凉凉快快,像雨后的风。”

《白杨木鼻子》让人联想起福克纳的经典小说《圣殿》。《圣殿》里有一细节:相貌丑陋、身材矮小的“金鱼眼”是个丧失了性能力的男人,为了满足自己的变态的“占有”欲,他用玉米芯强暴了谭波尔。《白杨木鼻子》和《圣殿》共通之处在于两部小说都表现了人性中某种极端的扭曲的存在。在《白杨木鼻子》这篇小说中,毕淑敏以一个战士的冒险精神和医生的好奇心态,向人性的幽暗处突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以冷静得近乎残忍的笔调写出了人性的阴鸷和扭曲,爱的专横与恐怖,以及占有欲的疯狂与怪异,每每想起“剃鼻”后老姜和小茶的平静都令人不寒而栗。《白杨木鼻子》是中国当代小说中不多的最具人性深度和艺术震撼力的作品之一。

《女人之约》除了表达了女性尊严的主题,还有容易被忽略的另一主题——人性的内涵。女厂长之所以不向郁秋容鞠躬,除了冠冕堂皇的理由——“她不是一般的工人。她不如一般的工人,她受过处分,名声很坏……”“厂长向这样一个卑贱的女人屈膝,会成为厂内经久不息的新闻”——还有人性的因素在里面。同为女性,女厂长对郁秋容的态度极为复杂,厂长虽然是个“干练的女强人”,是个“威风凛凛的女人”,“有一股端庄的威严,从这个女人身上逼射而出”,然而却是个“姿色平平的女人”;而全厂最低贱的女工郁秋容却“很妖媚,是那种眼睛里抛出绊马索的女人”,“女厂长不喜欢漂亮的女人”。郁秋容曾对兰医生说过一段痛彻心扉的话:“看着昨天还在我胯下受辱的男人,今天变得冠冕堂皇,当着众人讲大道理,大家还挺服气他。我就想,我征服了这个男人,也就征服了所有佩服他的

人。”无论是女厂长还是郁容秋，在她们的决绝和包含着恶毒的快感后面都隐含了诸多人性的内容。《血玲珑》中的卜绣文，身上集中体现了最无私和最自私的母爱，母性有其光辉、圣洁的一面，也有极端残忍、狭隘的一面，当然，这种极端的狭隘和残忍，是通过无私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母性也是人性的表现形式。

王蒙曾指出毕淑敏有“清澈如水的医心”，毕淑敏也谈到作为一个作家“胸膛里该跳动温暖的良心”^①。无论王蒙的“医心”还是毕淑敏“良心”，其实在毕淑敏的小说里是同一个东西，那就是一种人道主义情愫。只不过，在毕淑敏的小说中，其人道主义是通过对于死亡的态度表现出来的。毕淑敏在对死亡的凝视中，完成了与生命的对话。

（温奉桥：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① 毕淑敏：《凝视崇高》，《毕淑敏自述人生》，时代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第237页。

如何追求精神的高度

——毕淑敏小说的几点随想

张志忠

毕淑敏的创作,表现出强大的可持续发展性。这和她不断地开拓新的生活领域的努力分不开。从医生改行成为专业作家,这是一次自觉的选择,也会令人进入一种相对平静和稳定的生存—写作方式。但毕淑敏却一直是要努力地投入生活的前沿的;她以《习惯死亡》而成为“新体验”小说的代表性作家,她也不断地在追求着新的人生体验,不惑之年去攻读心理咨询师课程,知天命之年又潇洒地走向海洋。如作家所言,“我觉得我是那种对人特别有兴趣的人,因为我觉得人其实是挺复杂的,而且挺多面性的,是没办法用好啊坏啊这种种简单的方法去概括。那我去研究这个规则,然后去探讨人生,也会对自己有更多的了解。比如当生理的医生,那我就会明白你生理的结构。当作家,我觉得其实文学就是人学,因为主要是描写人嘛。而心理学真的是以研究人的思维和行为的科学,能够让我对人、对自己都有更多的了解。”^①这样的心态,让她的创作充满了活力,在小说、散文和心理学随笔方面,都有不菲的收获。

基于这样的判断,我们讨论毕淑敏小说创作中的若干矛盾,这既是针对一个特定的作家的前瞻性瞩望,也是针对当下的文学现状中如何掘取创作深度的普遍难题。

一、作家气质:“白衣天使”与“天才病友”

王蒙的一篇文章,《毕淑敏:文学界的白衣天使》,被媒体和写作者广泛接受,这的确表现了毕淑敏的创作特征。但是,许多人只是从积极肯定的意义上去引证王蒙的判断,却忽略了他在称赞毕淑敏的善良和纯真的同时,对于另一类作家,天才病友的阐释,以及在两者间进行对比时所隐含的真意——

我真的不知道世界上还有这样规规矩矩的作家与文学之路……她太正常、太良善,甚至于是太听话了。即使做了小说,似乎也没有忘记她的医生的治病救人的宗旨,普度众生的宏愿,苦口婆心的耐性,有条不紊的规章和清澈如水的医心。她有一种把对于人的关怀和热情悲悯化为冷静的处方的集道德、文学、科学于一体的思维方式、写作方式与行为方式。

而另外的多得多的天才作家的另一面,实在是文学界的病友。我尊敬与同情我的病友,我知道世界上许多伟大的作家都有病,他们太痛苦了,他们因痛苦

① 毕淑敏:《我是那种对人特别有兴趣的人》,《南方日报》2011年1月2日。

而益发伟大了。但同时我也赞美与感谢大夫,为了全国人民的身心健康,我祝愿在大夫与病友的比例上不至于出现太大的失调。有病人也有医生,这才是世界,这才有各种写不完的故事。^①

王蒙独特的行文风格,让人难以捉摸,“像雾像雨又像风”,但他并没有消泯自己的判断:“不知道这是我的幸运还是不幸,不知道这是不是我的被误解与被攻击的原因之一,我既觉得病人之可哀可叹,又觉得医生之可亲可信,特别是当我给一个比我年轻的作家作序写评的时候,我承认每一片树叶的价值。当然,我宁愿意多称赞一点祥和与理性,我或许又发放了太多的苦口的凉药,真对不起。”^②在曲笔微讽之中,可以体味到他对于身为作家的医生与身为作家的病人两者间的自然倾斜。(也许是我读错了?是我把自己的意思强加给了王蒙先生?)

据有关研究,有两个职业,是最容易转向小说创作的,记者和医生。这是因为,它们都是和众多的人群打交道的,对世道人心有广泛的了解。契诃夫的职业就是医生,池莉和余华也都有过行医的经历。鲁迅和郭沫若在日本读书时,都是学医学的,因为各自的原因,走向了文学。毕淑敏的由医而文,不为鲜见。甚至有某种必然性,就是她对人性的关注。“因为我是从十几岁就开始做卫生员,我觉得其实人的心理和生理是特别密切相关的,是没有办法分开的,比如说我做医生的时候,有一个病人过来,他说我夜里睡不好觉,失眠,如果比较简单的处置,我们会问,你是睡不着还是特别容易惊醒,还是很容易早早醒来,因为针对这三种不同的情况是有不同的安眠的药物可以应用,我想一般的医生把这个情况问清楚,使用相应的药物,其实也就算是尽最大的责任。……但是我可能就会想,一个人睡不着的时候在想什么,是因为发生了什么而睡不着,他睡不着是一个短期的情况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我会和这个病人进行更多的交谈,我会知道,他们其实是有许多不同的情况,其实就会关系到一个人的心理的状况,我那时候想做一个好医生,其实不但要关注病人的生理,也要关注病人的心理。”^③不过,许多当过医生的作家,都不曾以医疗过程为自己的主要描写对象,而是用医生的眼光和“听诊器”去窥探社会的弊端,去追问心灵的缺憾,去发掘人们的“精神创伤”(借用胡风的话语)。在20世纪中国的风云跌宕中,出于对国家、民族命运的关切,鲁迅着重于“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他描绘中国民众的沉默的灵魂,描写了阿Q、华老栓、祥林嫂的不幸与不争,也写了狂人、魏连殳、吕纬甫等新旧文人的“梦醒了无路可走”的哀伤。还有一些天才的作家,罹患严重疾病,对疾病的体验,成为他们创作的重要源泉。鲁迅研究过魏晋文人的病态与药与酒的关系。杜甫中年以后的诗歌中,大量地出现“病”和“老”的字眼,“生理只凭黄阁老,衰颜欲付紫金丹”;“万里悲秋常做客,百年多病独登台”;“名岂文章著,官应老病休”。陀思妥耶夫斯基对癫痫病的痛苦而神奇的体验,给他的作品平添诡奇的色彩。^④普鲁斯特从七岁起发作的哮喘病,使他被迫成为一个与外界隔绝,独处室内的“病孩子”——

① 王蒙:《文学界的白衣天使》,《北京文学》2002年第10期(这是王蒙为《毕淑敏作品精选》写的序言)。

② 王蒙:《文学界的白衣天使》,《北京文学》2002年第10期(这是王蒙为《毕淑敏作品精选》写的序言)。

③ CCTV“新闻会客厅”专访:《毕淑敏:从作家到心理咨询师》。转引自39健康网: <http://xl.39.net/xltm/106/7/1322203.html>。

④ 参见余凤高:《癫痫体验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名作欣赏》2011年4月上旬刊。

有人曾经说过：“普鲁斯特是一个病孩子”。了解普鲁斯特的人对此都深有同感。这是因为，一方面，普鲁斯特一生多病，以至三十多岁后闭门不出，而且他的心理也或多或少带有病态，使他始终有一种孩子的稚弱，从精神、情感上依赖母亲、情人乃至依赖幻想；而另一方面，又正是这种永远的童心使他拥有旺盛的创作力，正如评论家莫里斯·萨克斯（1906—1945）所说，他是一个“奇怪的孩子”，“他有一个成人所具有的人生经验，和一个十岁儿童的心灵”。由此可见，再没有什么词句能比“病孩子”更好地概括普鲁斯特生平和创作特征的了。^①

还有天才画家梵高，他的燃烧的向日葵和漩涡般的星空让我们迷醉，但是，直到晚近才有学者指出，梵高因为治病服用麻黄素过量，导致他的色觉发生了变异，才会有他画笔下面那瑰丽奇幻的色彩。“蚌病得珠”，此之谓也。

毕淑敏可以说是行医最久的作家，从医长达22年。她不但在大量的作品中，描写了患病和治疗的医学过程，《教授的戒指》和神奇医术，《血玲珑》与白血病，《红处方》与戒毒医疗；而且，在成为专业作家之后，还不“消停”，她修读心理学课程，开设心理咨询，写作《心灵七游戏》等科普读物，还推出《拯救乳房》、《女心理师》等作品，“将治疗进行到底”。

究其原始，毕淑敏的思考，源自其少女时代作为一个女兵，在西藏阿里的严酷生存环境和心灵孤独的状态下，对生命与死亡的体认，对人生意义的思考：

我还记得那时常常一个人裹着厚重的军大衣坐在山顶上，白天面对温暖的日头，晚上面对寥远的星空，苦苦冥想、思索。我思索了很多能拿出来思索的问题，不过最多的就是：我是谁，我到哪里去，我将怎样走过一生，这三个最简单而又最根本的哲学问题，当然那时并不知道这是哲学问题。^②

这三个问号，确实是现代人的生存困惑，是深刻的哲学问题。不过，毕淑敏对此做出的解答，却是非常直观浅近的，大体没有超出20世纪50～60年代成长起来的“好孩子”的道德尺度，没有超过那一代人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读到的保尔·柯察金对人生的思考：“我到哪里去呢，毫无疑问死亡是最后的归宿。可是在死亡之前生命还在我的手中。死亡不是我能控制的，它是恒定的，可是生命本身的意义与价值却是变数，我可以去创造一个属于我的数字。我将怎样走过一生，这取决于我自己，一个人应该对自己的生命负责。我要去把它过得有意义，有价值，要让生命留下我的光彩，不仅自己快乐，也对这个社会、对与我一样拥有生命的人有帮助，有价值。这是我的灵魂对三个问题的解答，是我的人生哲学，它们奠定了我的人生基调。”^③热爱生命，助人为乐，再加上“提醒幸福”（这是毕淑敏一篇散文的篇名），这样的答案，与前述现代人的生存困惑，是非对称性的，它可以让一个人在现实中活得充实而愉快，是一个善良、真诚、给自己和他人带来安慰和快乐的人。但“我是谁？我从哪里来？往哪里去？”的终极之问，多少哲人和作家殚精竭虑穷其毕生仍然无力解答的难题，就这样轻飘飘地消散，而让幸福飞扬起来了吗？

① 转引自罗大冈著译：《罗大冈文集》（第2卷），中国文联出版社2004年版，第166页。

② 《心理咨询师毕淑敏：我是一颗苹果树》，《北京青年报》2004年9月30日。

③ 《心理咨询师毕淑敏：我是一颗苹果树》，《北京青年报》2004年9月30日。